

第一回 仗义救危 书生历险

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

省试期近，革孽学子，分由四邻县镇，赶集省城，准备大显身手，进而问鼎京试，一举成名。

为了读书方便，有钱的富家弟子，可以租一幢大宅独院秉烛夜读，使那朗朗读书声，不致惊扰到四邻，但大多数小康、贫寒之家的子弟，都是惜读于寺。观。庵、词，一则取其宁静，一则也可节约一些用度。

纵然是寒门子弟，也都带着足够的川资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为筹一笔盘缠费用，父赶苦工，母加夜纺，作父母的，多受了无数劳苦，也要设法为孩子筹措一笔宽裕的费用。

所以，会试省城的学子们，一个个衣着光鲜，也都不会为用度烦恼。

开封府城郊西天王寺，名字很气派，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寺院，一进院落，两列厢房，寺中只有一个香火工人，十大半月，也难得有一次香客上门。

但天王寺够清静，僻处荒野，绿重环绕，清静是清静，只是太荒凉了一些。

四周二里内没有人家，在这里读书，确是了无尘俗的喧扰，但却要一份胆气。

这天午时过后，却来了一位清秀的蓝衫少年，琴卷一箱，一望即知是一位会试省城的学子。

守寺的工人，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，耳目迟钝，行动很慢。

那蓝衫少年打量了一下寺中形势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老丈，请为在下通报方丈一声。”

老人堆满皱纹的脸上，泛现出一片笑容，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座小小的寺院，没有住持方丈，上上下下，就是我一个人。”

蓝衫少年唉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甫阳俞秀凡，此番来省会试，想借贵寺一厢，宿读几日，不知大师可否赐允？...那老人轻轻的咳了一声，清清喉咙，道：“老汉只是一个看顾香火的人。这寺中本有一位住持方丈，三年前离寺他去，老汉俗姓丁，也未正式剃度出家，不敢当大师之称，你以后叫我一声老丁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是丁老丈。”

老汉笑一笑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寺中只有老汉一人，我年纪大了，耳目不灵，公子留此借读，只怕老汉无能为公子料理膳食。”

他虽然年纪老迈，但说话颇有文气，想他幼年，也是一位读过书的人。

俞秀凡肃然生敬，欠身说道：“在下出身寒微，求学在外。也曾自理过炊膳之事，这方面不劳老丈费心。”

就这样俞秀凡在天王寺住了下来。

这夜晚，俞秀凡孤灯夜读，朗朗韦声，直达户外。

好在，这天王寺附近没有人家，老汉耳目不灵，熟睡沉沉，虽是高声夜读，也惊扰不到别人。

天约二更，俞秀凡读完夜课，掩了书卷，正侍展被就寝，突然一阵轻微的呻吟声传了进来。

俞秀凡霍然一惊，暗暗忖道：这等深夜时分，如此荒凉所在，怎么有呻吟之声传来。

他满腔诗书，自具胆气，打开室门，缓步而出，想循声找去，看看那呻吟声是怎么回事。

但那呻吟声，却突然中断不闻。

抬头看，明月如镜，光华照地，风摇寺外绿竹，传来了轻微的沙沙之声。

俞秀凡开启寺门。缓步行去。

皓月如镜，绿竹漪漪，好一派清明的夜景。

俞秀凡凝神倾听，竟然难再闻呻吟之声，心中大奇，暗道：莫非是我听错了。

流目四顾，只见月光下千竹摇影，深深寂寂，哪里有什么人踪。

俞秀凡绕寺一周，不见异状，正待举步回寺，突闻一声若感慨若呻吟的叹息声，传入耳际。

夜阑人静，这一声叹息，俞秀凡听得甚是真切，急急转身，循声找去。

果然，在一丛翠竹之下，倒卧着一个人。

伏身看去，只见那人身着青色衫，是一个中年文士，紧闭着双目，似是已经晕了过去。

俞秀凡伸手一探那人的鼻息，只余下如游丝般一缕气息，急急伸手抱起那青衫人，返回寺中。

放下青衫人，俞秀凡立时奔向厨房，煮了一碗姜汤。

他读书颇杂，五经四书之外，旁及本草医书，只是从未用过。

天王寺孤处荒野，此人又危急万分，而且时届深夜，就算俞秀凡很想去请个郎中，也是无处可请，只好自己下手了。

灌下一碗浓浓的姜汤，使那气若游丝的中年人，突然清醒了过来。

只见他缓缓睁开双目，打量了俞秀凡一眼，暗然叹息一声。

道：“小兄弟，是你救了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救人之急，拯人之危，乃为人之道，兄台不用放在心上。”

青衫文士道：“读书人究竟是与众不同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兄台病势似很沉重，这一碗姜汤只能使你暂时苏醒过来，必得早些请个郎中瞧瞧才是，”青衫文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身上有药物，小兄弟替我拿一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台药物放在何处？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在我腰间一个布袋之中，劳请小兄弟，替我解下。”

敢情他连解开腰间袋子的气力，也没有了。

俞秀凡依言撩起了中年文士的长衫，解下他腰间一个白带子。

这带子形如褙子，似是装了不少东西。

青衫文士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兄弟，由绣金龙那边算起，第三节中放有一个白色的玉瓶，取它出来。”

俞秀凡目光一转间，发觉那条白布腰带，共分七节，每一节中，都似装有东西，不过东西有多有少，心中念转，人却依言从第三节白布带子中取出一个玉瓶。

中年文士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拔开瓶塞，替我倒出两粒药丸。”

俞秀凡看他背倚壁间，脸色一片苍白，虽然说话的神情很从容，但神

色问却隐隐流露出无限的疲惫，急急打开玉瓶，倒出了两粒白色丹丸。

中年文士苦笑一笑，张开嘴巴。他没有说话，但脸上却流露出无限尴尬之情，看神情无疑是说，请你老弟把药物送入我口中如何。

俞秀凡缓缓把丹丸放入那中年文士口中，随手端起了一杯开水，替那中年文士冲下了口中的丹丸。

中年文士闭上双目休息了一阵，脸上突然泛出红光，睁开双目，道：“小兄弟，这寺中有些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位看顾香火的老丁，再就是在下我了。那丁老丈年过七旬，耳目不灵，行动不便，兄台需要什么，只管吩咐在下就是。”

中年文士脸上泛现微微的笑意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贵姓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姓俞，双名秀凡，请教兄台？”

中年文士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我姓艾，比俞兄弟年长了几岁，恕我托大，你就叫我一声艾老大吧！”

俞秀几道：“艾兄既然长我几岁，理应叫你一声大哥才是。”

中年文士上笑一笑，道：“那岂不太委曲你兄弟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艾兄说那里话，小弟看艾兄气宇不凡，不知怎的竟抱病赶路，倒在荒野。

如非小弟在此借读，这寺中的丁老丈，耳目迟钝，只怕艾兄……”话到此处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中年文士上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兄弟，世间有所谓缘分二字，咱们这番相遇，也许就是缘分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说的是，如非小弟在此借读，也许大哥不会抱病赶路，病倒于此了。”

中年文士神色突然间转变的十分凝重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兄弟，你在这开封可有亲友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大哥问此作甚？”

中年文士探手从腰间褡裢袋中，取出二颗明珠，道：“兄弟，这里有明珠两颗，请兄弟收下。”

俞秀凡非出身于富豪之家，但他读书颇杂，胸罗甚博，看那两颗明珠，都如猫眼一般大小，灯光下耀眼生辉，心中虽然惊奇，但却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哥这两颗明珠光华耀目，想必是价值连城之物。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兄弟好眼光，这两颗明珠，价值在万两以上。”

俞秀凡脸上一寒，道：“大哥，要把这两颗明珠送给小弟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中年文士叹道：“兄弟不要误会，先请收下，小兄还有话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虽是出身寒微之家，但幼读圣贤书，深知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大哥不明不白的给兄弟这样珍贵的两颗明珠，如不把事情说明，小弟……”

中年文士上接道：“俞兄弟果然是一个君子人物。”

笑一笑，接道：“不瞒兄弟说，小兄不是生病。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大哥不是生病，那是……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小兄是被人打伤的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大哥和人打架了？”

中年文士叹口气，道：“兄弟不是江湖中人，不知江湖中事。小兄先受

人暗算，后遭围攻，以致内腑中受了重伤，小兄相信他们很快会找到此地，但小兄伤势甚重，一时间无法行动，小兄弟如下避开，只怕要身受牵累。这两颗明珠，留在小兄身上，已属无用之物，万一小兄被他们杀死，此明珠岂不便宜别人。兄弟才情非凡，人如其名，这两颗明珠，可助你安顿家园，也好一心读书。兄弟，钱财虽是身外物，但要衣食足而后知荣辱。兄弟，你丰采俊逸，在朝当为重臣，在野必为奇士，大儒。兄弟，宝剑赠侠士，红粉送佳人，你收下吧！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大哥言虽有理，但小弟仍不能收。”

中年文士脸色一变，再道：“兄弟，如若觉着小兄说的有理，不收下明珠，那就是矫情了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哥，如是小弟收下这两颗明珠，大概就得离去了。”

中年文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死有轻重之别，追杀小兄的人，都是江湖上穷凶极恶之辈，多杀一个无辜的人，在他们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，算不得一回事，你何苦留这里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嗯！大哥既知留在此地，凶险万端，非死不可。又何不肯和小弟一起去。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俞兄弟，小兄的伤势很巨，行动不便，无法逃走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那容易，小弟背着你走。”

中年文士摇摇头，道：“唉！兄弟，我已经说过了，那些人都是江湖穷凶极恶之辈，举手就要杀人，兄弟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如何能应付那些凶恶之徒？”

俞秀凡目光凝重，盯注在中年文士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艾大哥，正因为小弟是一位文弱书生，他们不相信我敢把大哥藏起来。”

中年文士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要把我藏起来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身受重伤，无能逃走，小弟又不忍弃大哥而去，只好把大哥藏起来了。”

中年文士神情凝重他说道：“兄弟，那些人都是江湖上多年的大盗，一流的魔头，见识博广，如何会被你瞒过。兄弟，这事不是儿戏，你还是早些逃命去吧！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虽无能一夫挡关，力退强敌；但可以斗智不斗力。”

再说，深夜之中，小弟如孤身独行，万一遇上了他们，定然会使人疑窦。那时，纵有百口，也是无法辩护了。”

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顾虑的不错，那么小兄告辞了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哥伤势很重，既无能和人抗拒，也无法奔走逃命，离开此地，凶多吉少，何不试试兄弟的办法呢？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我怕拖累到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已经拖累到了。现在已不是后悔的时候了。”

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先把你的安排，说给我听听，小兄再作主意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思，简略的说明了计划。

中年文士终于被俞秀凡说动，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就照兄弟的意思试试。不过，小兄把话说在前面，一旦被他们找出小兄，你就一口否认由你安排的

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，我这就去安排，大哥也准备一下，事情急迫，愈快愈好。”

中年文士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记着，兄弟，不能留下一点痕迹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大哥放心。”举步而去。片刻之后，重又转了回来。

中年文士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怎么样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大哥请吧！”

中年文士忽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，记着，一旦露了行藏，你千万不能承认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我知道了。大哥放心吧！”

中年文士在俞秀凡搀扶之下，缓步行了出去。

俞秀凡重返西厢，整理好床上的被褥，剔亮油灯，重又展开了书卷，又读了起来。

琅琅书声，静夜中，传出了老远。

三更将近时分，俞秀凡伸了一个懒腰，掩上书卷。

一抬头，只见室门口处，站着个全身黑衣，年过五旬的枯小老人。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暗暗忖道：这人几时到了门口，我竟然未听得一点声息，感觉到一点异征。

原来，他虽琅琅高读书文，但暗中却分神听着室外的变化。

只见黑衣老人，突然一跨步，行到了书案前面，一伸手，披在俞秀凡的肩头之上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打扰你读书了。”

俞秀凡顿觉着肩上骨疼如折，满头大汗，滚了下来。

黑衣瘦小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对不住啊！小哥儿不会武功。”

俞秀凡拭拭脸上的汗水，静静说道：“老丈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黑衣老人双目突然一瞪，两道目光，有如冷电一般，暴射而出，盯注在俞秀凡的脸上。

那目光有如寒芒霜刃，逼的俞秀凡不自禁打了一个冷颤。

黑衣人满脸冷肃杀气，道：“小弟兄，你心中该明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明白什么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只要老夫挥手一声，立时可使你死于当场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老丈武功惊人，定然是一位大侠客了。”

这两句话讽刺，也似奉承，听得黑衣老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。

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不是什么大侠，用不着奉承老夫。”

你用心听着老夫的问话，据实回答，如有一句虚言，老夫可能出手杀人。“俞秀凡暗暗吸了一口冷气，忖道：“这些人，怎么如此横蛮。动不动就要出手杀人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小生幼读圣贤书，倒也有一身傲骨，老丈身怀奇技，举手投足间，就可以取我之命。但小生不愿屈于威武之下，老丈如有杀人称快之癖，尽管出手，小生自知非敌，也不愿出手反抗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，大有视死如归的豪气。

黑衣老者脸上的神色连变，但终于忍下了胸中怒火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儿，死于老夫手下的武林高手，不知凡几，老夫岂在乎多你一个人；不过，不愿杀你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罢了。”

俞秀凡睁开双目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丈，既是讲理的人，咱们就好谈了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老夫没有工夫和你扯谈，你只要据实回答老夫的话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请问，小生知无不言。”

黑衣人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但榻上的痕迹，早已经被俞秀凡毁去，瞧不出一点可疑之处。才缓缓说道：“不久之前，有一个身受重伤着育衣的人，曾到此寺，不知他现在何处？”

问的很技巧，回答时一不小心，就可能失言。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，这天王寺中，很少香客，小生到此借读；从未见过进香的人。”

答的也好，一口回拒于千里之外。

黑衣人一皱眉，冷厉的说道：“小娃儿，读书人岂能乱打诳语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说的句句是真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今宵之中，你一直坐读到此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试期届近，小生不得不发愤夜读。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天王寺弹丸之地，老夫在一刻工夫之内，可以搜个清清楚楚，寺中如若还有别人，那就有得你的苦头吃了。”

俞秀凡一扬双眉，道：“寺中除了小生之外。还有一人。”

黑衣老人接道：“什么样的人？现在何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位丁老丈，是这天王寺的香火道人。他年老力衰，耳目不灵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别人了……”

似是感到言未尽意，又接道：“适才小生秉烛读书，竟不知老丈何时到了门外，如是来人和老丈一样身手，小生就……”

黑衣老人接道：“不可能，他受了很重的内伤，又中了奇毒，算时限早该发作，哪里还有越屋逾墙之能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，小生就不知道了。老丈既是心中有疑，何不仔细搜查一下。”

黑衣人目光盯注俞秀凡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小娃儿，老夫如是搜出了那青衣人，就有得你的好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差矣！寺中纵然有人，但又和小生何关呢？”

黑衣人心中暗暗想道：想他一个文弱的读书人，怎能有如此镇静工夫，看来他说的都是真话了。

思索了一阵，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劳山四义结我仔细搜查一下。”口中吩咐众人，两道目光却是瞧着俞秀凡。

但见四个黑衣人，欠身一礼，闪身而去。

这时，俞秀凡才瞧到西厢门外，月光之下，站着八个黑衣人，四个飞跃而去，还有四个站着未动。

俞秀凡吃了一惊。暗道：这天王寺只有一殿两厢，如是他们搜的仔细，只怕要找到大哥的藏身之处了。

他生具过人的胆识，在此等险恶之境况下，竟然能控制自己不露形色。但闻一连串蓬蓬之声，传了过来，想是四人搜查的十分仔细，翻桌倒椅之故。

黑衣人突然一上步，笑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好像有些心神不定啊？”

俞秀凡心头一凛，故意叹口气，道：“老丈，这座天王寺，香客稀少，

财产不多，一个看守香火的丁老丈，只不过勉可温饱，如若你们打坏了寺中的桌椅，只怕天王寺添置不起。”

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天王寺添置不起，你可以赔啊！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小生自会尽力而为。”

黑衣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如能告诉我那受伤人的行踪，老夫就捐献一千两白银，再建天王寺，重塑金身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小生很惭愧，无法为天王寺一尽心力。”

黑衣老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小娃儿。你记着，如是我们找出那受伤人，你就要陪他殉葬。”

俞秀凡微一颌首，道：“老丈不信，那也只有如此了。”

满怀江湖经验的黑衣老人，目睹俞秀凡的认真神色，心中忽然动摇。暗道：一个文弱少年，怎有此等视死如归的豪气，看来，那小于是真未到此地了。

这时，劳山四义，带着那丁老丈行了过来，欠身说道：“回神君的话，殿厢厨厕，都已搜到，除了这老小子之外，再无别人。”

黑衣老人目光转到那丁老丈的脸上打量了一阵，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追下去，量他逃亦不远。”大袖一拂，飞腾而起，月光下，人影一闪而没。

八个黑衣人联袂而起，跃上屋面，再一闪，人踪顿消。

丁老丈风烛残年，被劳山四义提水一般的拖来此地，正是气喘不停，四人陡然放手而去，哪里还能站得住脚，一跤跌在地上。

俞秀凡目睹那黑衣人越屋飞渡的灵巧身法，心中大为惊异，向往。

闻得蓬然一声，那丁老丈已着着实实的摔了一跤。心中大惊之下，急急奔了过去，扶起了丁老丈。

月光下，只见他脸上挂下一行血水，左额上碰了一个伤口。

俞秀凡急急掏出怀中绢帕，按住丁老丈的伤口，说道：“老丈伤得很重么？”

丁老丈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要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药物敷伤口，只好先把伤口包起来了。”

丁老丈抓着俞秀凡的右臂，挣扎而起，接道：“俞相公，扶我回房里去，老汉还收着一点药物。”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老丈，他们搜了你的房间？”

丁老丈不理俞秀凡的问话，说道：“快扶我回房里去，年轻人！”

一面抓紧了俞秀凡的手腕。

俞秀凡忽然间觉着这位老人，内心中非常的清楚，并不像他外表看上去那样慢步，迟钝。

照着那老人的吩咐，俞秀凡扶着他回到房里。

透入室中的月光，隐隐可见，那是一间很简单的卧室，除了一张木榻之外，只有一个已经破损了的木柜，和两张勉可坐人的竹椅。

一切都是那样陈旧，几乎是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。

丁老丈勉强爬上木榻，大声的喘着气，道：“俞相公，靠窗口的木桌上，有火石，火镰和纸煤子，点上油灯。”

俞秀凡暗自皱皱眉头，找出火镰，火石，燃起木桌上一盏油灯。

灯光照耀下，陋室中的景物，更为清晰。丁老丈伏卧在木榻上，又道：“俞相公，打开木柜，上面一层，放着一个瓦罐子。那里放有一些药物。唉，

这些药物，放了十几年啦，不知道是否还有效用，”他说的字字清晰，俞秀凡想装作未听清楚，势又不能。只好依言打开木柜，取出了一包药物，敷在那老人伤处。

丁老丈拉起露出败絮的棉被，盖在身上，道：“年纪大啦。这一跤摔的不轻，真得好好的睡一天，俞相公，你去吧！替我吹熄掉灯火。”

俞秀凡瞧了一下，吹熄灯人，带上房门，道：“老丈，你先睡一下，明天，小生去替你请个郎中来瞧瞧。”

那老人似乎已经没有再说话的气力，轻轻咳了两声，未置可否。

俞秀凡暗暗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可怜的老人，孤贫无依。”

忽然觉着，去路被一事物挡住。

抬头看去，溶溶月色之下，只见那黑衣老人像幽灵般，站在路中，神色冷肃。

原来，那老人所以要他点起灯火，打开木柜，似乎是显示清白，不禁大为敬佩，暗道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这等洞透人性的经验，纵然是读万卷书也难学得，当真是人情练达皆文章。

黑衣老人语声冷漠的像寒冰地狱中吹出的阴风，道：“小娃儿，你是读书人，当知明哲才能保身，如是你插手了这件事，不论你走到天涯海角，也难逃得性命。”

历经了一番凶险，使俞秀凡变的更为镇静，望着那黑衣老人，毫无惧色。

书化气势诗作胆，颇有不畏强暴的豪壮。

未等俞秀凡答话，黑衣老人突然飞身一跃，消失不见。

一觉醒来，红日满窗，已是日过三竿的时分。

翻身下床，匆匆盥洗完毕，正想奔入那老人房中，心中忽生警觉，立时改变主意，携书一卷，缓步出寺，一面信步而行，一面展卷朗读。暗中却留神四顾。

果然，翠竹林中，似乎是有人影浮动。

俞秀凡装作未见，朗朗高读，旷野静寂，满林尽都是回应的书声。

足足过了大半个时辰，俞秀凡才缓步行回寺中。

天王寺仍然是那样的宁静，看不出任何异状。

头上包着白纱的丁老丈，倚在墙壁一角，席地而坐，沐浴在阳光之下。

他闭着双目。似乎已睡熟了过去。

俞秀凡放轻脚步，似恐惊扰了那丁老丈的睡意。

只见了老丈伸动一下右脚，忽然睁开眼睛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说道：“老丈的伤势好些么？”

丁老丈移动了一下身躯，道：“好多了。俞相公，劳驾替我重包一下伤口。”

俞秀凡放下手中的书卷，蹲在那老人身前，解开他头上的白纱，重新包扎。

但闻那老人低声说道：“俞相公，你做得很好。他需要一段时间养息伤势。但那些人不会死心，他们会像幽灵似的，突然出现在天王寺中，你要镇静些，用不着去看他。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暗道：原来他早就知道了。

还未来及开口，那丁老丈又接着说道：“俞相公，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

事情一样，读你的书，不要有任何异常的举动。他们一直在监视着咱们，咱们无力反抗，只有和他们比耐力，比镇静。”

俞秀凡微微的点头，包好老丈的伤势，道：“小生去理膳事了。”

一连三日，俞秀凡果然照常读书，偶而和丁老丈谈几句话，也都是有关省试功名的事。

三日中，没有人来过天上寺，但俞秀凡却一直感觉到暗中有人严密的监视着。

第四天中午时分，老人的伤势已然大好，进入厨下，帮着俞秀凡举炊理膳事。

俞秀凡忍了又忍，仍是忍耐不住，低声说道：“老丈，我那位艾大哥怎么样了？”

丁老丈道：“伤势已好了八成，再有两三天就可以完全复元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道：“但愿这两三天，再没有什么变化才好。”

丁老丈道：“俞相公，百里行程半九十。这几天，他们恐已搜查了方圆数十里的地方，咱们要格外谨慎一些才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，我想去瞧瞧艾大哥，行么？”

丁老丈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他要养伤。你不能打扰他，再忍耐三天吧！等他完全恢复了，自会和你促膝长谈。”

突然间，一阵辘辘轮声，划破了大王寺的安竟。

俞秀凡放下手中的炊具，道：“老丈，哪来的车轮声？”

丁老丈放下手中的工作，道：“很多年都没有车马上门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，咱们瞧瞧去吧！”

丁老丈道：“你用不着去了，唉！俞相公，有些事必须多多谨慎，世道好险，人心难测啊！”

他言中之意，若有所指，但却未多解说，手扶门框，缓步而去。

俞秀凡望着那老人的背影，心中泛起强烈的好奇，匆匆收拾过厨中事务，缓步行了出去。抬头看夫，只见一辆华丽的篷车，已停在庙门口处。

车帘启动，一个身着绿衣丽人，缓缓下了马车。

那妇人年约二十四五，头上挽着一个高高的官舍，水绿罗裙，水绿衫，手中执着一把宫扇。

赶车的，是一位年约五旬的老人，穿一件对襟黑大褂，腰中束着了一条白色的带。

一个十五六岁，梳着双辮的丫环，站在那篷车前面。绿衣丽人伸出左手，扶在丫环的肩上，缓步向寺中行来。

丁老丈颤动着步履，迎了上去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夫人...”

绿衣丽人停下了脚步，目光却投注在远处俞秀凡身上，微微一笑，才把目光收了回来，望着丁老丈，道：“老丈是.....”

丁老丈接着：“小老儿是这庙中的香火道人。”

绿衣丽人低声道：“那位年轻的书生呢？”

丁老丈道：“一位俞相公，在小寺借读，”绿衣丽人道：“这寺中，除了两位之外，还有别的人么？”

丁老丈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是座很荒凉的小寺，连主持都已离去。”

绿衣丽人扶着那青衣女婢的肩头，缓步向寺中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老丈，奴家在佛前许过心愿，想借贵寺还愿，不知老丈的意下如何？”

丁老丈道：“那真是小寺之光。不过，夫人，天王寺很狭小，也没有知客接待，岂不是委屈了夫人么？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我喜欢这儿的清静，如有缘，我也可能捐一笔银子，重修一下这座寺院，不过，老丈……”

丁老丈道：“夫人有什么吩咐？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我意在贵寺中借住几日，不知道是否方便？”

丁老丈道：“这个，夫人，小古中房舍有限，四厢一室，已为俞相公借读所用。”

绿衣丽人接道：“东厢房呢？”

丁老丈道：“里面堆置杂帆积尘盈寸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有从人义婢，可以打扫。”

丁老丈道：“哎！夫人，可惜老汉太老迈了，只伯无法助夫人一臂之力。”

绿衣丽人举手招来了那赶车的老人，吩咐道：“你和小翠动手，打扫东厢，不可劳动了丁老丈。”

那赶车黑衣大汉，对绿衣丽人执礼甚恭，欠欠身，立时奔向东厢，青衣女婢紧随在车夫身后，两个人动作很快，不过顿饭工夫，已把东厢打扫干净。

丁老丈身子倚在墙壁上，几次想动手帮忙，都为那绿衣丽人阻止。

俞秀凡坐在西厢，木桌上摊开了一桌书卷，但他哪有心情读，目睹书上，心驰室外，不时偷眼看东厢的打扫情形。

那华丽的篷车上，带的东西十分齐全，但见那青衣女婢搬下被褥来，黑衣车夫，扛着一张女榻，行人东厢。

俞秀凡暗暗忖道：原来，他们早就有了准备，似她这等气派的贵妇人，怎会要住在这荒凉的小寺之中，而且不避男女之嫌。

心中忖思之间，瞥见那绿衣丽人，直向西厢行了过来。

一阵脂粉香气，扑人鼻中，敢情那绿衣丽人，已然行人房中，直到了书案前面。

俞秀凡合上书卷，深深一礼，道：“夫人……”

绿衣丽人摇摇手中的宫扇，道：“你们读书人，讲究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大概对我这举动有些不敢承教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生读圣贤书，自然遵从礼仪。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接道：“万恶淫为首，论行不论心，论心世间无完人。相公只要行为正大，又何必顾虑男女之嫌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高论，但小生自惭……”

绿衣丽人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俗语说得好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贱妾许下心愿，佛前偿还，故而下借宿寺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既在佛前许下心愿，就该到庵中还愿，女尼接待，方便多了。何况，天王寺香火不盛，僻处荒野，对夫人实有不便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贱妾夫门。娘家都很富有，还完心愿之后，贱妾准备扩建天王寺，使它成为一方名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立此大愿，小生亦感敬佩，在下这就迁出西厢，奉让夫人……”

绿衣丽人接道：“你要走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借此读书，恐将惊扰夫人诵经还愿。”

绿衣丽人笑道：“相公如若要迁离此地，那是心有所惧，故作逃避。”言罢，举步而去。

俞秀凡呆呆望着那绿衣丽人的背影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艾大哥尚在养息伤势，我怎能轻易离去，这妇人举动异常，分明是有为而来，只怕和那黑衣老人是一伙的了。”

一念及此，顿兴豪气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夫人说的是，人之为善，其善在心，在下决心留此了。”

那绿衣丽人突然回过头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小兄弟如自觉定力不够，还是离此的好。”

这女人言词矛盾，前后一番话，大相径庭。

绿衣丽人未再回头看俞秀凡一眼，竟自回到了东厢之中。

饱经世故，透彻人生的丁老丈，颤巍巍的行了过来。他手扶着门框，举步跨进了西厢。

俞秀凡迅快站起了身子，那丁老丈已抢先说道：“俞相公，这天王寺太小了，住了一位妇道人家，对你只怕有很多的不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。老丈，在下搬离开此地才是，不过……”

丁老丈接道：“俞相公，东、西厢，遥遥相对，中间不过不足一丈的距离，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，你虽然是先来了一步，但也该让人一筹才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，老丈，可是我……”

丁老丈摇摇头，接道：“这天王寺后，五里处，有一座小小的村落，老汉有一位同门的堂侄，住在那里。他有三座茅舍，但还未婚娶，那地方很清静，该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。”

俞秀凡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老丈，小生担心……”

丁老丈道：“不用担心。老汉的眼睛，已轻昏花了。所以我什么都没有瞧到，老汉的耳朵也有些聋了，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”

俞秀凡忽然间感觉到这位老人的言语之中，似是满含着哲理，是一种明显的暗示。

他所学本杂，细心的想一想，忽有所悟。

丁老丈一直瞧着俞秀凡的脸色，看他流现出若有所悟的神情，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寺后，有一条小道，直通到那座小小村落中。我那位堂侄叫小黑子，你只要告诉他，天王寺中丁老丈要你去，他自会好好照顾你。”

扶着门框，缓步踱了出去。

俞秀凡望着那老人移动的身躯，突然感觉到这老人的举动，有些装作。至少，他初到天王寺时，这老人的举动，不似现在这样的迟钝。

他决心遵照那老人的嘱咐，暂时离开这里。

于是，很快的收拾好衣服、书箱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天王寺后，丛生的万竿翠竹中，果然有一条隐隐可辨的小径。

俞秀凡背着书箱，缓步向前行去，心中却在想着那丁老丈，那满脸堆叠的皱纹，很慢的步履中，却又似隐着洞彻人性的智慧和深沉的坚毅。

突然间，俞秀凡闻到一阵脂粉的香气，那绿衣丽人，不知何时，已到了他的身前。

俞秀凡怔了一怔，停下了脚步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原来她也是一个可以飞行的高人。”

绿衣丽人笑道：“俞相公，要搬走了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天王寺太小了，夫人既然决心留在寺中还愿，小生就不便住那里了。”

绿衣丽人淡淡的说道：“俞相公，这地方很荒凉，除了天王寺外，只怕很难再找到一处清静的读书所在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生长农家，随便找一处农舍，就可以安顿下来了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那丁老丈太老迈了，又受了伤，你放心去么？”

俞秀凡忽然生出了警惕之心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夫人，小生未到天王寺，那丁老丈也是一人住在寺中，他已习惯那孤苦的生活，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。何况……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何况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何况，夫人和从人都留在那里，自然会照顾他了。”

绿衣丽人突然伸出白嫩的手掌，一把抓住了俞秀凡的右腕。

看上去一只白嫩滑腻的手，但一扣上俞秀凡的右腕，却如铜指铁钳一般，俞秀凡顿有着骨疼如折的感觉。

但觉半身一麻，书箱，行囊，滚落一地，疼的头上也滚下汗珠儿，俞秀凡咬咬牙，强忍着苦痛。

绿衣丽人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很疼么？”

俞秀凡瞪大着一双星目，仍然是未说一言。其实，他已经疼的说不出话。

绿衣丽人伸出滑腻的右手，取出一方雪白的绢帕拭去俞秀凡头上的汗水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好热啊！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仍然没有说话。

绿衣丽人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是不是很难过？”

这女人说话，柔媚娇甜，带着满脸盈盈的笑意，但俞秀凡的苦头，却是吃大了，汗水如雨湿透了蓝衫，但他却有一股书呆气，咬着牙，就是不肯叫出声来。

绿衣丽人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何苦吃这种苦头呢？”一面讲话，一面缓缓松开了俞秀凡的右腕。

俞秀凡只觉整个右臂完全麻木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，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
绿衣丽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兄弟啊！你怎么这样傻啊？”

俞秀凡心中有些明白了，但他却装作不懂，缓缓说道：“夫人，我不明白！”

绿衣丽人右手又缓缓抓住了俞秀凡的左腕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的右肩还能动吗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能动了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如是你的左肩也不能动了，岂不是耽误了你的竟试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说的是……”

绿衣丽人抓住了俞秀凡的左手，揉了一下，道：“恐怕你要好好的休息一阵，才能写字，左手再坏了，实在太可怜，你娘也不在这里，谁喂你吃饭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你说话太曲折了，我有些不太明白。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希望你说实话吧，何苦要代人受

过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我不会代人受过，你……”

绿衣丽人摇摇头，接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读了很多书，当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你何苦卷入这些江湖上凶杀恩怨的漩涡，我实在不忍伤害你，小兄弟，告诉我吧！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污吏贪墨，有苦打成招的冤狱，想不到这朗朗乾坤之下，世间也有这等以强凌弱，辣手迫供的事！唉！夫人，在下一未犯王法，二未做过错事，夫人这等毒手相加，当真是叫人心生怨恨不平。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不管你心里怎么想，但眼前你的处境，却已无法更改，小兄弟，你刚吃到的苦头，那只是一个开始，三木之下，何患口供不得，但江湖上的惩人手法，比之那三木大刑尤有过之，小兄弟，你何苦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吃苦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我确实不了解你说些什么。不过，听你的口气，你们似乎是在找一个人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对！这就慢慢的人港了，我们是在找一个人。那人受了重伤，可能逃入天王寺，也可能摔倒在寺门外面，定是你把他藏了起来。”

语声突然间变得十分冷漠，说道：“还有那位丁老丈，装出一付老迈的样子，也有很重的嫌疑。”

俞秀凡心头震动，表面却淡然说道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，小生借读荒寺，原希望能静静的读些文章，以应会试，但却未料到招来了如许烦恼。你们身具武功，目无王法，视人命如草芥，小生百口难辩。我反抗无能，回话无词，夫人纵然把在下挫骨扬灰，我无法供出什么。”

绿衣丽人微微一皱眉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丁老丈年纪老迈，只怕没有你小兄弟这一身书胆、傲骨，他如一旦招认了出来，小兄弟，那时候，你将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根本没有那么一个人躲在寺中，小生如何能随口胡诌。”提高了声音，接道：“天王寺不过十余间房舍，真如有人藏着，如何能躲避开你们的搜查？”

这几句话，似乎是有着很大的力量。

那绿衣丽人突然改变了话题，道：“小兄弟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，小兄弟原已决心留在寺中，为什么又要突然离开寺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三思之后，觉得夫人既已留寺中，在下留在那里确有许多不便，因而迁居他处。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可是那位丁老丈示意要你小兄弟迁离寺中么？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凡会武功之人耳目都很灵敏，异于常人。那丁老丈劝我搬离寺中一事，也许已被价瞧到，此事不可否认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不错，那丁老丈确曾示意在下搬出寺中，但那也是为了要方便夫人之故。”

绿衣丽人笑道：“话不说不明，木不钻不透，现在，咱们已然把事情说明了，我看你小兄弟也不用搬出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之意可是要在下重回天王寺中么？”

绿衣丽人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，不知小兄弟意下如何？”

她一口一个小兄弟，叫的十分亲热，但俞秀凡已了解处境危恶，这美丽的女人，笑意盈盈中，出手就可能杀人。

既没有逃避的能力，只好认命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住哪里都是一样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回寺中去吧！”伸手捡起俞秀凡落地的书籍衣服，接道：“大姊姊替你拿着东西，咱们回去吧！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
一挺胸，强忍半身疼楚，随在那绿衣丽人身后行去。

他昂首而行，忘记了身受的创伤，脚下突被一物绊住，蓬然摔倒在地上，原来已到庙门外面，被庙前的石级绊倒。

他右臂已暂失灵活，只有一只左手可用，这一跌，只摔得鼻青眼肿，口中流出鲜血。

这时，那青衣女婢，已奔来接过了绿衣丽人手中之物，绿衣丽人却回身一笑，莲足一挑，俞秀凡竟被挑了起来，呼的一声，飞入庙中。

这一下，俞秀凡身难自停，如若摔着实地，非得筋断骨折不叫。

就在他身体将要落着实地，那绿衣丽人突然飞步而至，迅快伸手一抄，接住了俞秀凡，轻轻的放在地上，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摔的疼不疼？吓着了没有？”

一种被戏弄的感觉，使得俞秀凡有着无比的羞辱感受。

但他心中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，如有反抗举动，将招来更大的羞辱。忍下心中激忿，一语不发。

绿衣丽人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小兄弟，别难过，那丁老丈只怕比你更苦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人厨子，把丁老头带出来。...只见那车夫装扮的黑衣大汉，提出满脸鲜血的丁老丈，缓步行了出来。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丁老丈全身软瘫，已是奄奄一息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他已是古稀之年，你们竟然这样折磨于他，于心何忍？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他叫人厨子，那不是他的名字，是他的绰号。俗话说，名字有叫错的，但外号叫不错，他整个人就像厨子做菜一样，不但手法熟练，而且花样很多，你先别担心丁老头的生死，该想想你自己的安危才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自知无能反抗，那只有逆来顺受了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说的好可怜啊！小兄弟，但你为什么不说出那人的藏身之处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如胡乱指说一处，你们搜查不到，只怕更要身受苦刑了。”

绿衣丽人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呢？为什么不说实话，找到那人，大姊姊重重有赏。”

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缕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！但我未见有人到此，心中纵有应命之心，却又无法胡乱指一处所在。唉！这不是问案认罪的事，小生认了，画押就行，我如胡乱说一个所在，你们找不到人，岂不是更要多受酷刑？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小兄弟说的也是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十年寒窗，苦读诗书，从未和你们江湖上人交往过，又何苦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忍受这等酷刑煎熬呢？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小兄弟说的有理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如是夫人觉着小生说的有理，诸位还不肯放了小生，那

岂不是自认不讲理了么？”

绿衣丽人笑道：“很可惜你的好口才，遇上大姊姊我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难道一点也不肯讲理？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对别人我也许不讲理，但对小兄弟，自然讲理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如若讲理，那就该放了小生和丁老丈。”

绿衣丽人冷冷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懂的事情太少。我们一路追踪而来，痕迹到此而止，不瞒你小兄弟说，方圆十里之内，我们都搜查的十分仔细，早已确定他藏在此地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暗震动，幸好他摔的鼻青脸肿，脸上纵有一点异色，别人也瞧不出来。

“沉吟了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也许真有人到了这里，但小生没有见到，也是无从说起。”

绿衣丽人摇摇头，道：“唉！小兄弟，他行到此处，毒伤并发，我们从痕迹上瞧了出来，不是你就是丁老头救了他。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但另一个念头，却又疾快的在脑际之中闪过，忖道：“她如是真的瞧了出来，那么该发觉我把艾大哥救入西厢，但她却无法肯定的指出详情，这女人分明是在用诈，千万不能上她的当。心中有了底子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！天王寺一殿两厢，如是真的有人在此，你们怎会找不出来呢？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好辩才。”

目光转到那黑衣大汉身上，道：“人厨子，再问问丁老头子。”

黑衣人应了一声，一掌拍在那丁老丈的背心之上。

丁老丈长长吐了一口气，悠悠醒来。

缓缓睁开双目，望向那绿衣丽人，道：“夫人，是我……”

绿衣丽人接道：“你最好说实话，这位小兄弟已经招认了，说是你救了他。”

丁老丈摇摇头，道：“夫人，老汉老迈，耳聋、眼花，那里还能救人？”

绿衣丽人冷冷说道：“人厨子，再给他一顿上菜吃吃。”

人厨子一伏身，双手并用。

但闻一阵骨格响声，丁老丈双臂时间、双腿膝间的关节，尽遭错开。

这痛苦，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，何况年迈气衰的丁老丈。

但闻这声悲凄的呻吟，传入耳际，只见丁老丈疼的出了一身大汗。

这位倔强老人，咬咬牙，说道：“俞相公，我老迈了，受不了这等折磨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”

格登一声，咬断了舌头，鲜血喷出，气绝而逝。

绿衣丽人和人厨子，都未料到这老人竟还有断舌求死之能，不禁一呆。

俞秀凡望着那微颤动的尸体，心中悲痛莫名，不觉热泪滚滚而下。

绿衣丽人蹲下身子，按按丁老丈的鼻息，道：“翘了，把尸体拖出去吧。”

人厨子应了一声，提起丁老丈的尸体大步向外面行去。

俞秀凡眼看那人厨子，有加提狗一般，连拖带拉的，把那丁老丈拖了出去，不由心中大是不安。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，人死为大，你们酷刑逼问丁老丈，也就罢了。但你们这等损伤他的尸体，不觉着太过分一些么？”

绿衣丽人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人厨子杀人成习，不把丁老丈的尸

体摔出去，已经是不错了。”

俞秀凡长长叹一口气，欲言又止。他心中明白，这是一批大盗巨匪，杀人为乐，和他们谈什么道德，那全是白费口舌，只好忍下不言。

绿衣丽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丁老丈年近古稀，死了也还罢了，但你这点年纪，死了不觉着太可惜么？”

俞秀凡仰望朗朗云天，缓缓说道：“夫人，杀我之权，操在你们之手，我既无反抗之能，那是不死也得死了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小兄弟，我们虽然可以杀死你，但是否杀死你，却操在你的手中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你们不讲道理，随便找个藉口，就可以杀人，我纵有求生之心，也无求生之法。那就只好认命了。”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接道：“仙子，把这小子交给我吧！我不信他是铜浇。铁铸的人，我要数数他身上有几根骨头。”

俞秀凡回目望去，发觉那说话的正是人厨子。

绿衣丽人不回答人厨子的话，却望着俞秀凡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已经尽了心啦，你再不说实话，我也没有能力保护你了。”

俞秀凡一横心，道：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夫人如是不愿饶过在下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但闻一声冷笑，一道掌风飞了过来，蓬然一声，击中左颊。

这一记耳光，打的扎实得很，只打的俞秀凡耳鸣、眼花，身不由己的打了两个转身，一跤跌摔在地上。

出手的正是人厨子，一迈步，右脚踏在了俞秀凡的前胸之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想死，容易的很，不过，在死前你还得忍受一点痛苦才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千古艰难唯一死，我连死都不怕了，还怕什么？”

人厨子一抬脚，踢在了俞秀凡左肋之上；只踢得俞秀凡身不由己的翻滚过去，前额撞在房角的砖棱上，立时皮破肉绽，血流如注。

左肋骨痛如折，脸上指痕宛然，前额撞破了一个大口子，流的满脸都是鲜血，形状极是凄惨。

但倔强的俞秀凡，咬紧了牙关，紧闭双目，忍住了无比痛苦，未发出呻吟之声。

人厨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小子果然是倔强得很。”

上两步，一伸手抓起俞秀凡来。那绿衣丽人忽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算啦，也许那艾九灵真的役到此，想他一个文弱书生，怎能有如此耐受痛苦之力，如是见过艾九灵，只怕早就招出来了。”

人厨子道：“这小子闭住嘴巴，连一声疼也不叫，心中分明是有些不服气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你那一掌一脚，只怕早已把他打晕过去，心中想叫也是叫不出来了。”

人厨子双手加劲，呼的一声，把俞秀凡抛起两丈多高，直向庙外摔去，口中却笑道：“这小子文文弱弱，中青不中吃，留着他也是无用。”

绿衣丽人脸色突然一寒，冷冷说道：“刁七，我辣手仙子诚然是人尽可夫，不过，这中间有一个条件。”

刁七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仙子，不知我刁七合不合你的条件？”

辣手仙子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自己瞧不到自己的德行，不会伸手摸摸自

己么？”

突然转身径入东厢。俞秀凡在连受重伤之下，又被人厨子刁七摔出庙外，两丈多高的距离，如是摔在实地上，势必被摔死不可。

但多亏那庙外面千竿绿竹。

刁七眼看那辣手仙子一口一个小兄弟，叫的十分亲热，早已引起一股莫明的妒意，再加上辣手仙子口气，有一股替俞秀凡求命之意，这就如火上加油。

那刁七这一摔用力很大，诚心要把俞秀凡摔一个骨折筋断而死。

但却幸亏他用力很大，俞秀凡撞在一丛翠竹之上，翠竹弹力很大，俞秀凡身子被弹了起来，又撞在另一丛翠竹之上，几次弹撞，消去了很大的力道，摔落在实地上时，已然不足致命。

但他连受重伤后，再经过这一摔，人却晕了过去。

第二回 客栈避祸 神刀却敌

醒来时，已是明月当头，算算时光，已过了数个时辰之久。

俞秀凡挣动了一下身子，只觉得全身的骨骼如散，疼痛无比。

忽然间，传过来一个低微的声音，道：“俞兄弟，委屈你，就在那草地中睡着吧！你头旁草叶中，有三粒丹丸，取过来吞下去，如天明后，遇上了过路人，自己忍着些痛苦，想法子回到开封城去。在东大街，王家老栈中等我，敌人大精明，我不能露出痕迹。”

俞秀凡听得很清楚，那正是艾大哥的声音。

经连番折磨，已使他知晓了江湖上的险恶、毒辣，虽然听得十分清楚，但却忍下没有说话。暗里咬咬牙，伸出手去，果然在头旁边找到了三颗丹丸。

他变的很小心，停了片刻，才缓缓把药物放入口中。

灵丹化玉液，沥沥下咽喉。灵药奇效，药物下口，立时消减了很多的痛苦。

俞秀凡闭上双目，又等候了一阵，挣扎而起。

一种坚毅的精神力量，和药物的效力，俞秀凡竟然站了起来。

向前试行两步，也竟然能移动身躯。就这样，俞秀凡坚强的向前行去。

这是一种很艰苦的行程，俞秀凡行约百丈，就停下来休息一阵。咬着牙，忍着痛苦，缓步走不过七八里，天色已经大亮。

得两个农人之助，俞秀凡雇到了一辆马车，到了开封，照着艾九灵的吩咐，俞秀凡找到了王家老栈。

那是一座青砖砌成的客栈，看似古样的形式，这客栈确然已有些了年代。

店伙计迎了上来，见一个满身是伤的人，不禁微微一呆。

俞秀凡下了篷车，笑一笑，道：“我的伤不要紧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客官是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摔伤的，走路不小心，摔在了山坡下面。”

店小二啊了一声，伸手去扶俞秀凡。